



防止敌人破坏合作化运动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防止敵人破壞合作化運動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上海

防止敌人破坏合作化运动

*

新 知 識 出 版 社 編 輯、出 版

(上海湖南路9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5号

上海國光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2 1/3 字數：57,000

1955年3月第1版 195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30,001—57,000本

統一書号：T3076·36

定 价：(5)0.18 元

出版者的話

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勝利，是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事。人民的勝利，垂死的敌人必然十分仇視，必然要採取各种手段來破壞和阻撓。这是一个激烈的階級斗争。在農業合作化运动中，自然也不全例外。但是敌人不論怎样陰險毒辣，最后總逃不出人民的手掌。這本書所收錄的十七篇文章，揭露了階級敌人破壞各地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各種陰謀活動，我們可以从這些事例中吸取教訓，擦亮眼睛，更加警惕地对待工作。

一九五六年三月

目 錄

防止反革命分子对合作化运动的破坏……“人民日报”社论(1)	
比殺人还狠,比放火还毒……………蕭 林 潔 民(5)	
清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后的金星農林牧	
生產合作社……………柏 生(13)	
漏網地主趙柱石混進光明第一農業社	
進行破坏的种种手段……………王 楓(17)	
光明第一農業合作社清除反動地主分子以后……………陈有志(22)	
反革命罪犯郭运科是怎样破坏川底村	
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衛廷瑾等(25)	
反動富農于洛九是怎样破坏農業生產	
合作社的……………毛鳳恩 趙炳明(29)	
揭露富農鄒千方破坏合作化运动的罪行……………傅柏林(35)	
陰險的手段,嚴重的教訓……………楊耀輝(38)	
这不是偶然的事……………隋振宇(43)	
消滅暗藏在農業社內的毒蛇……………艾 丁(50)	
破坏集体農莊的反革命富農分子……………閻景法 王潤均(53)	
南張鄉粉碎了階級敌人对联星社的破坏……………黃礎華(57)	
地主、富農破坏“五一”農業社的罪行……………侯玉魯(61)	
挖掉農業生產合作社中的坏根子……………肖 工(64)	
是誰燒死了牛……………辛 波(69)	
合作社里的毒蛇……………孫營民 陈嘉治(73)	

防止反革命分子对合作化运动的破坏

“人民日报”社论

農業合作化运动正在迅速发展。走向全国性的高潮。这个运动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是大喜事；而对于剥削者来说，则是最可怕的事。因此它们就一定要采取一切手段来破坏和扰乱这个运动。这种情形证明農業合作化的过程是一个激烈的斗争过程。这其中包括着经济的和思想的斗争，同时也包括着政治的斗争，以至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

经过了土地改革运动，農村中封建剥削制度被摧毁了，但是被打倒了的地主阶级中一部分反革命分子对人民革命怀着刻骨的仇恨，每日每时都在等待时机，企图重新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重新把农民踩在他们的脚下。最近已经发现不少漏网的反革命分子乘机破坏。例如四川省威远县的新团乡，就窝藏了一个数十人的反革命集团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在不少农村，还发现有反动会道门以及隐藏在天主教中的反革命分子在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

農業社会主义改造中所要逐步消灭的農村最后一个剥削阶级——富农和其他的资本主义剥削分子，也会有一部分人因为坚决抗拒合作化运动而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这种情形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

農村中还有不少流氓盗匪分子，他们不事生产劳动，专靠搶劫、偷盗和诈骗人家的财物来过活，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害怕的。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也一定会走上反革命的道路，和

我們對抗，這樣的事已經發現不少。

反革命分子對於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破壞手段，有的是在農民中散播對於合作化運動的懷疑，造謠惑眾；有的是在社員相互之間、幹部和羣眾之間製造不睦；還有的直接破壞合作社的生產設備，暗害牲畜，甚至謀殺幹部積極分子，放火燒合作社的財產。雲南省宜良縣已經合作化了的新發村，在今年三月間，全村的房屋財產被一個女反革命分子夏吳氏一把火燒光了。吉林省伊通縣紅光農業生產合作社，在今年三月間，有十九頭牲畜被反動富農分子陳慶武和反革命分子張海林用毒藥毒倒了。

另外有一些暗藏的敵人鑽進了農業合作社，從內部進行破壞。河北省石家莊等專區在今年整社中，就發現不少地主、富農和各種殘余的反革命分子混進了合作社內部，有的並且竊據了社長、會計和生產隊長的職務。他們故意用各種方法把社內的生產、分配和賬目都搞得非常混亂，制造減產，或者使合作社變質，還有的組織了假合作社。

敵人对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破壞，目的是要使我國農業永遠跟不上社會主義工業化發展的需要，使五万万農民永遠過貧困的日子，忍受各種剝削，使我國鞏固的工農聯盟受到削弱和破壞，使我們不能完成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

我們是不是能夠在這場激烈的鬥爭中徹底消滅敵人呢？回答是肯定的。合作化 and 社會主義改造既然是廣大農民的要求，那末廣大農民就一定會跟着我們堅決打擊那些敢於破壞我們的事業的敵人。這就是我們能夠徹底消滅敵人的最大保證。在合作化運動中廣大農民組織起來了，覺悟提高了，反革命分子的活動就更難逃出羣眾的眼睛，更容易被清查出來。因此，農業合作化運動發展的結果，將使農村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有可能從根本上被肅清。

一切農村工作同志在合作化運動中必須有高度的警惕，經常保持頭腦清醒，並且積極地有計劃地領導和組織對反革命分子的鬥爭。這樣作了，就一定能夠戰勝一切暗藏的敵人。湖北省宜都縣尖岩鄉處在偏僻地區，敵人的破壞曾經很猖狂。但在这个鄉的黨支部警惕起來以後，情況就改變了。今年以來，這個鄉的黨支部經常用敵人進行破壞活動的事實教育幹部、民兵和羣眾，使大家都提高了警惕，處處注意敵人的破壞活動，黨支部每次佈置和檢查工作時也都把敵情的研究作為內容之一，並且確定一個黨員專門研究掌握敵情。這一來，敵人就很難活動了。敵人今年四次陰謀進行破壞，都被破獲了。農業合作化和農業增產工作因此得到了保證。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在合作化運動中，必須經常拿當地的敵情和具體的事例來教育羣眾，提高羣眾的政治警惕性，擦亮羣眾的眼睛，並且要把羣眾的這種警惕性組織成為行動的力量。

各級人民公安機關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必須在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領導之下，把保衛農業合作化運動當成農村治安保衛工作的中心任務。專區和縣的公安機關，應該用主要的力量來加強保衛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工作。省、市公安機關，也必須大力加強這一工作的領導和檢查，總結羣眾在這方面進行鬥爭的經驗，不斷地改進工作。

為了完成上述任務，各地必須結合農業合作社的發展和整頓，認真地在黨、團組織和羣眾團體，民兵和合作社中，挑選政治上可靠和工作積極的分子，進行短期訓練，及時建立和健全社內不脫離生產的羣眾性的治安保衛組織。這種保衛組織的形式，應該和合作社的生產組織相適應，在中、小社內一般可設治安保衛小組或保衛員，在大社可設治安保衛股或保衛委員會。在完全合作化了的鄉（村），即由鄉（村）治安保衛委員會負責合作社

的治安保衛工作。縣公安局、區公安特派員和鄉、社的治安保衛組織，應該經常注意協助合作社健全各種必要的制度，堵塞一切可資敵人利用的空隙。

为使農業合作化運動能够順利開展，不斷高漲，我們必須採取一切办法來防止和打擊地主、富農和各類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保證合作社社員、財產、耕畜和生產設備的安全；對於混入合作社內的反革命分子，必須堅決把他們清查出來，並作必要的處理；反革命分子和敵對階級分子所組織的假合作社，必須堅決解散。在農事繁忙季節，尤其应当加強保衛工作。對於同農業合作社有密切關係的國營農場、拖拉機站、技術推廣站、水利設施以及供銷、信用合作組織，也必須注意保護，使合作化運動健全地發展。

（原載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

比殺人還狠 比放火還毒

——平順縣反革命分子張來全、張扁則破壞農林牧生產合作社的陰謀活動

蕭 林 題 詞

山西平順縣破獲了一件重大的反革命案件，揭露了潛伏在農村中的反革命分子破壞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陰謀活動。這一案件，再次教訓了人們：喪失警惕性是多麼可怕！在人民革命勝利之後，有一些潛伏的反革命分子，雖則沒有直接伸出血手，殺人放火，可是他們所用的隱蔽的破壞手段，却比殺人還狠，比放火還毒！

平順縣西溝鄉金星農林牧生產合作社，是全國著名的農業勞動模範李順達、申紀蘭領導的。一九五一年冬建社以來，已成為全國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榜樣。反革命分子妄想搞垮這個社，來阻擋農民走社會主義的道路。

反革命罪犯張來全和張扁則，破壞金星農林牧生產合作社，也是採取的“鑽進肚皮去的戰術”。在建社的時候，他們偽裝“老實”“積極”，混進了社。

罪犯張來全，同他的父親，在抗日戰爭爆發的前後，一直把持村政權。以後，就勾結了國民黨反動派，供給情報，進行破壞抗日根據地的活動。到一九四四年，張來全在羣眾反對他貪污又貪糧的鬥爭中，才被打倒。可是，他並不死心。他在一九五〇年，曾造謠污蔑、打壓村長郭長則，陰謀奪取村政權。人民政府發覺後，逮捕了他。當時，沒有深究他的罪惡，教育後就釋放了。

罪犯張扁則，同他的哥哥張運科，早在一九四一年就開始了

反革命活動。把軍政情報、幹部、黨員和積極分子的名單，送給國民黨匪部，並按照國民黨匪部的指使在我根據地裏造謠惑衆。他們的惡惡活動，在一九四一年被人民政府破案。張運科是國民黨匪部情報聯絡站的頭子，被處死刑；張福則是從犯，得到寬大處理。

一九五一年冬，西溝村李順達領導的互助組，醞釀建社的時候，有一部分農民還在猶豫和觀望；有個別老組員報名入了社，還在動搖，要求退社。可是，狡猾的張來全和張福則，却假裝積極，要求入社。正像在這件反革命案件破獲以後李順達同志檢討的那樣，“當時，認為人家願意參加社，是改造得好，思想進步”；當時黨的支部也認為“張來全和張福則雖然過去參加過反革命組織，但是已經經過政府的教育，寬大釋放；現在人民掌握了天下，他們還敢怎麼樣？”有的同志還認為“農村‘中農化’了，用不著階級鬥爭了”。因而喪失了警惕性，吸納他們入了社。他們入社的初期，表現很“積極”，在討論自留地的時候，不少社員要求自留百分之三十，他們卻提出只要留百分之二十。他們對待眾人很“和氣”，在工作人員面前，更是畢恭畢敬，“服從領導”。張福則“積極”勞動，張來全能寫會算。於是，社里的工作人員當時就到處說“來全、福則進步了，還能幹，又好領導”。不久，張福則當上了生產小組長。以後，提昇為生產大隊長，當選了社務委員和模範組長。張來全擔任了會計，一九五三年騙得了勞動模範的稱號。

這兩個反革命分子在他們站穩了腳跟，建立了陣地之後，就開始了罪惡的活動。跟着來的，就是社里的問題多起來了：工作人員之間不團結，社員之間不團結，生產上常出毛病，制度混亂等等，工作很難推動。但是，這些情況，並沒有引起社里的領導工作人員對反革命分子破壞活動的警惕，認為是由於工作中

有缺點、羣衆落後而來的。不過，反革命分子的活動，是瞞不過廣大羣衆的眼睛的。張來全和張福則的破壞活動，引起了部分羣衆的注意，但是羣衆認為領導上信任他們。曾有的社員背地裏在批評社裏的領導工作人員“疼了自己人，看上了敵人”。這個批評雖則傳到了領導工作人員的耳朵里，但是，仍沒有能引起警覺，反而認為是“羣衆眼光狹窄，疑心人”。直到一九五四年三月到五月的期間，黨向西溝鄉的全體黨員進行了總路線和農村階級路線的教育，當結合實際、檢查到黨內團結的時候，才發覺了張來全和張福則破壞黨內團結的活動，開始警惕起來。以後，經過公安局的長期偵察，查明了張福則、張來全全部的反革命活動，終於破案，一九五五年五月二日在平順舉行了公審判刑。人民法院判決書上，寫着張來全和張福則犯下的七十九件罪惡事實，徹底揭出了他們反革命的真相。這兩個反革命罪犯的全部罪惡活動，足以給每一個共產黨員和愛國人民，提供深刻的教訓。

這兩個反革命分子鑽進金星農林牧生產合作社，首先就是利用一切空隙，使用卑鄙的兩面派手法，破壞人民內部的團結，以便於他們掩護和施展自己的罪惡活動。

先從張來全和張福則對待李順達同志的兩面派的手法來看吧。當着李順達同志的面，他們表示事事擁護李順達同志，奉承他。在評分的時候，故意賣好。有一次，給李順達同志評定他給社工作的勞動日，別的社員都認為評定一百個勞動日就合理了，可是他們兩人卻提出要定為一百七十個，甚至說，定二百個也不算多（當時，就被李順達同志嚴厲拒絕了）。可是背過臉來呢？他們就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了。一九五二年冬季，有一次下了大雪，社里動員羣衆打雪。這一天，李順達同志正遇上有別的事情，沒時間去參加打雪。張來全就趁機在羣衆面前挑撥，說李順

達同志是幹部和勞動模範了，還能來扫雪。一九五二年，李順達同志从苏联參觀回來，把苏联朋友贈給自己的禮物（毛呢衣料）換成毛巾，分贈給社內生產模範。張福則昂挑撥說：“這是埋人哩，李順達圖好看好听。毛巾有啥稀罕，还不如一塊孝布。”反革命分子的囑咐，多么惡毒啊！可是他們的惡毒还不只這一點。李順達同志是黨支部書記，張來全和張福則處處挑撥他同支部副書記馬玉興同志的關係。一九五二年就在馬玉興同志面前說甚麼李順達同志和支部委員宋金由同志是親戚；在同志面前，又有意打擊馬玉興同志。一九五四年一月，縣里召開互助合作代表會議，馬玉興同志因埋葬姐夫，沒有能去參加，張福則就在李順達同志面前說：“馬玉興是副支書，都隨便不來參加會議，往后羣衆該怎麼樣呢？”会后又到馬玉興同志那里捏造說：“你沒有參加會議，順達對你不滿意，要開會整整你。你赶快准备准备。”引起馬玉興同志對李順達同志的不滿，工作情緒一度消極。

在黨和非黨工作人員之間，張福則和張來全也進行毒辣的挑撥。派到西溝鄉幫助工作的縣政府科員陳杰，有一次流露出不安心在山區工作的情緒，張來全嗅到了，就在閒談的時候，用手指比成一個圓圈，對陳說：“你要是個‘這’（指是共產黨員）來，就會調走；就是不調走，很快也能起來（指提拔）；你要不是個‘這’，就出死力也不算話。”當陳杰害了病，他的妻子去看他的病的時候，張福則就格外獻殷勤，給騰房子，特別做飯招待他們。以後，區委派張開基同志去擔任西溝鄉支部書記的時候，張福則又對陳挑撥說：“今年的陳杰可不同於去年的陳杰了！再也不能作主啦。”反革命分子就用這樣一面拉攏賈好，一面挑撥的手段，來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為了破壞黨在農村中依靠貧農、團結中農的政策，張來全和張福則千方百計地破壞貧農和中農的團結。一方面，打擊貧農，

剝扣貧農應得的收益，弄得貧農入社以後，得不到好處；另一方面拉中農，引誘他們離開合作化的道路。張來全利用會計職權，故意給貧苦社員少記工分，少分糧食。一九五三年就有十六戶貧農少分了應得的糧食，造成七戶社員生活困難，要想退社。尤其惡劣的，是張來全吞沒了貧農路文全的工費米，又改了路文全分得糧食的賬，這一年就使路文全應得收入減少五百斤糧食。路文全勞動一年，得的很少，三次去找張來全算賬；張來全反而誣賴路文全還欠賬上一百八十斤糧食和二十多元錢。路文全的妻子急得跳了井，幸被搶救起來。在春荒的時候，貧農缺糧食，社里撥出三千四百斤糧食接濟缺糧戶。張局則就在中農面前挑撥說：“把這些糧食都叫他們（貧農）弄走了，咱們省吃儉用是傻瓜。”社里有的貧農管不起羊工吃飯，他又在中農社員中說：“貧農啥時也有理，就是咱們中農倒霉。”在進行擴社的時候，他在中農中說：“貧農參加社，土地薄，勞力弱，他們進來非把社搞垮不行。”不只是如此，張來全和張局則還挑撥村同村之間的關係。張來全在記工分配糧食的時候，給沙地塋（張來全所在的村）一些社員多記工分，多分糧食；給西溝村生產小組却少記工分，少分糧食。在包工包產的時候，又倒過來，故意給西溝村的社員產量定得高，工數定得少。以此來賣好本村一部分社員，製造兩個村的不和。

這兩個反革命分子破壞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另一個主要手段，就是破壞生產，他們妄想使農民入社之後，得不到生產上的好處，看不到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優越性，從根本上來搞垮社。

張來全和張局則破壞生產，首先是破壞社的生產計劃。一九五四年春耕緊張的時候，張局則却叫他的——個組，先幹私人的活，故意推遲全組下種時間三天到五天。據他自己供稱，由於推遲播種，全組當年至少減產兩千斤糧食。社內為了克服社員生

產到頂的思想，確定由張扁則組培植丰產地一畝八分，創造丰產經驗。計劃中規定除施足底肥外，再用十四担開肥點種。每畝栽植玉米一千八百株到兩千株。可是張扁則却不把計劃分配給小組的任務當回事，照着他的主意每畝少種四百多株，又沒有用開肥點種，以致行株太稀，晚苗斷壟，丰產地成了減產地。另外一次，他又在三畝玉米地上过分密植，每畝多栽一千多株，以致禾苗面黃，造成減產。可是他却推說：“這是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的結果。”來掩護自己的罪惡活動，並從而破壞中蘇友好關係，增加推廣蘇聯先進經驗的困難。

這兩個反革命分子還蓄意破壞社內公共財產。一九五二年張扁則帶領小組在大掌開摘大蒜，他故意把大蒜撒留在地里一部分。隔了兩天，羊工到那塊地里去放羊，羊吃了大蒜，二十多只中毒，死了兩只。為這件事，馬玉興批評了張扁則。但是他仍不去收拾。几天以後，又毒死了兩頭牛。在買羊的時候，故意買了一些病羊；傳染開了，造成嚴重死亡。

張來全還故意混亂賬目，該收的不收，該支的不支，从中貪污肥己。他從剋扣貧農社員勞動日中，就貪污了一百七十二元。

張來全和張扁則，又針對各个時期的中心工作，進行破壞。國家實行統購的時候，羣眾說增產糧食，賣給國家，支援解放台灣。張扁則就對社員們說：“國家不在乎咱們這几顆糧食。”在進行征集補充兵員工作的時候，恰好全國勞動模範申紀蘭的愛人在部隊立了功，送來喜報，大家準備向她慶功，提高羣眾愛國主義思想。張扁則却放出冷言冷語，諷刺申紀蘭，又暗地里散播謠言，阻攔青年应征。一九五四年一月，馬玉興在修灘的休息時間，宣傳購買經濟建設公債，張扁則却插進來提出另外一個問題，說只要勞動模範李順達和申紀蘭拿出他們得到的獎金，多參加些勞動，就够買公債了；蘭的社員不再听馬玉興關於購買公債

的宣傳，也不修瀟了。却給李順達和申紀蘭算開了賬。這時候，張扁則就站在一旁看笑話。

張奎全和張扁則被坪金星農林牧生產合作社案件的公審，教育了羣衆，也教育了黨員和幹部。中共平陸縣委要求全縣黨員從這一個嚴重事件中吸取教訓，提高革命警惕性，克服麻痹思想，進一步打擊反革命分子的潛伏活動，保障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鞏固和發展。並作出決定：

（一）各支部要普遍接受西溝鄉事件的教訓，進行一次檢查和討論，認真地、系統地清算一下黨員的麻痹思想，檢查黨員的缺點和錯誤。黨支部在檢查後，必須訂出措施，提高警惕，加強黨支部的堡壘作用，發揮黨員的帶頭作用，克服缺點，健全支委會，嚴密組織生活，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

黨支部學習後，要有計劃地領導農業生產合作社、互助組進行學習，進一步聯系社內存在的問題，進行檢查，教育社員提高警惕性。

（二）對農業生產合作社、供銷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手工業生產合作社中的地主富農和形跡可疑的分子要進行一次審查，認真地貫徹依靠貧農（包括全部原來是貧農的新中農）、鞏固地團結中農、限制富農的政策，純潔社的組織，把合作社的領導真正掌握在黨所領導的勞動農民手中，成為社會主義在農村中的鞏固陣地。並加強農村社會治安保衛工作，保障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進行。

（三）經常地加強政治思想工作，黨員、團員、幹部和黨的宣傳員要善於不斷地在羣衆中，特別是在社員中，進行關於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對比教育，關於把個人利益同集體利益及國家利益結合起來的教育，以及關於遵守憲法和法律，遵守勞動紀律，遵守社章，愛護公共財物等多方面的教育。決定中

指出只有不断提高羣众思想觉悟，才能使農民内部的团结更加鞏固，才能使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无机可乘，也才能在農民觉悟提高的基础上，使各项工作胜利前进。

（原载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